

八角廊简《文子·圣知》的复原及其思想

张固也

1995年第12期《文物》发表的八角廊简《文子》释文中，有一组简谈论“圣知”，格外引人注目，已有专文对其进行讨论。但竹简散乱残断严重，释文联缀不尽合理，影响了人们对其思想的理解。本文在尽可能复原竹简本《文子·圣知》的基础上，对其思想也作点粗浅的分析，敬请并世贤达不吝赐教。

—

八角廊简《文子·圣知》残存7条简文，释文是这样联缀的^①：

0904 □之□而知之乎？”文子曰：“未生者可

0896 1193 知”。平王曰：“何谓圣知？”文子曰：“闻而知之，圣也

0803 知也。故圣者闻

1200 而知择道。知者见祸福

0765 刑，而知择行。故闻而知之，圣也。

0834 知也成刑者，可见而

0711 未生，知者见成

今本《文子》中有与这一组简文对应的文字，为便于对照，引录于此^②：

文子问圣智。老子曰：闻而知之，圣也；见而知之，智也。圣

人常闻祸福所生而择其道，智者常见祸福成形而择其行。圣人知天道吉凶，故知祸福所生。智者先见成形，故知祸福之门。闻未生，圣也。先见成形，智也。无闻见者愚迷。

两者的主要差异是显而易见的，即简本为平王与文子的两问两答，今本改写为文子与老子的一问一答。但就其所论而言，两者基本一致，简本的阙文可参考今本予以补足。笔者经过对读，曾经在—篇小文中试作复原^③，但仍有考虑欠周之处。这里重作复原如下：

[圣]知。平王曰：“何谓圣知？”文子曰：“闻而知之，圣也（0896、1193）；[见而知之，知也。圣者闻//祸福所生]而知择道，知者见祸福（1200）[成]刑而知择行。故闻而知之，圣也（0765）；[见//而知之，知也。”平王曰：“祸福可闻而知]之[见]而知之乎？”文子曰：“未生者可（0904）//[闻而]知也，成刑者可见而（0834）知也。故圣者闻（0803）未生，知者见成（0711）[刑。闻未生故//知祸福所生，见成刑故知祸福之门。闻未生，圣也；见成刑，知也；无闻见//者愚迷。]

这段话共138字，比今本的86字多出52字。其中简文原有70字，补足阙文68字，几乎与简文相等。首先需要说明的是，第1172、0820简：“然臣闻之，王者盖匡邪民以为正，振乱世以为治，化淫败以为朴，淳德”，从与释文同时公布的摹本来看，是一支整简，可知简本每支简上书写27字。《圣知》138字应分写在六支简上，我们用“//”号将其分开，以醒眉目。复原的结果，原应在第一支简上的1条、第二支简上2条、第三支简上1条、第四支简上3条，而没有任何一条简文被分列于两支简上，复原有可能是正确的。下面再就复原理由做些具体说明。

1 第0896、1193简开头的“知”，有人说是“另一段对话的结尾”^④，有人直接与第0904简连读作“未生者可知”^⑤，都未做深

考。李学勤先生说，第 2465 简应标点为：“《文子》上经：《圣□》、《明王》……”，也就是说，“《圣□》、《明王》是竹简《文子》上经的前两篇”^⑥。邢文博士更进一步考证出，“圣□”即“圣知”之阙^⑦。笔者认为，竹简《文子》是分为上经、下经的两篇本，《圣知》、《明王》等应为章题，而非篇名。《圣知》如果是上经首章，前面就不应有“另一段对话”，“知”字之前只能是“圣”字，二字合起来刚好是这一章的章题。古书的篇名章题多在正文之后；但也有写在正文之前的，如《郭店楚简》的《五行》篇首就标有“五行”二字，《荀子》中有多段正文前附加有小标题^⑧。第 0696 简：“不道始于弱细者，未之有也。百一十八字。”字数前没有章题，可知简本《文子》章题不在正文之后，也就有可能在文前。第 2444 简：“祸福。平王曰：‘何谓祸福？’”第 0780 简：“无道。平王曰：‘请问无道之过？’”第 2219 简：“□道，平王曰：‘请问天道？’”简首二字都有可能是章题。所以把“圣知、明王”定为章题，并在此处补上“圣”字，是比较妥当的。

2 第 0896、1193 简和第 1200 简之间所补 13 字，首末并同今本，与简文上下正相呼应。中间的“圣者闻”，今本作“故圣人常闻”，为什么如此复原呢？简文这两句前后都是“闻而知之，圣也；见而知之，知也。”可知前为提出圣知之说，中间用预知祸福之道作具体例证，然后重新肯定圣知之说。从第 0765 简的“故”字，可以反证此处不应有“故”字，否则既重复又矛盾。今本省略了后面的“故闻而知之”诸句，而加此一“故”字，成了用一般的圣知之说，推论具体的预知祸福之道，论证结构不同。从第 0803 简“圣者闻”、第 1200 简“知者见”，则可知今本中的“圣人”简本当为“圣者”，今本中两“常”字，简本皆无。

3 第 0765 简和第 0904 简之间所补 16 字，大多可从上下文推知，但中间为什么补“祸福可”三字，需要略加说明。释文把第 0904 简排在最前面，明显不妥。有人说“据文意应排在 0711 简

文之前”^④，也未必有当。笔者在前揭小文中，未能补出“祸福可”三字，而以为此处有九个阙文。又以为这条简文前半是在文子提出圣知之说后平王进一步发问，应排在第 0896、1193 简之后；第 0843 简的“成刑者可”，与此简后半的“未生者可”正相对应，应前移排在此简之后。这样复原出的文字大致可以读通，但稍嫌零乱，如两“未生”相隔较远；与今本的文字对应关系也不够明晰，无法据以推断今本为何要如此窜改？现经再三玩味，始悟出后一问不是问圣知之说本身。因为从今本来看，前半先提出“常闻祸福所生”、“常见祸福成形”，后半才论证“故知祸福所生”、“故知祸福之门”的理由，简本后一问应介于其间，且必与“祸福”有关。质言之，即进一步追问何以知祸福。所以补足为：“〔祸福可闻而知〕之〔见〕而知之乎？”此下文子分三个层次对此做了论证，上下豁然贯通。

4 第 0904 简之后明显有两个与第 0834 简中“见而”二字对应的阙文，今本中则有“闻未生”的提法，可知其为“闻而”二字。

5 第 0711 简之前有人补出“圣者闻”三字^⑤，颇有见地。但我认为不如将第 0803 简后移排在此处，因为如上所述，该简中的“故”字在前文中不宜出现。释文因见今本只有一处“圣人常闻”，而做如此联缀，不知该简排在第 0834 简与第 0711 简之间，可上下贯通。有人说：“第 0803 号简始以‘知也’，大约其前一简在解释何为‘知’，但现在恐怕已经不能找见原简。”^⑥可能是过于谨慎的猜测。

6 第 0834 简释文的标点明显不妥，逗号应前移至“知也”下。此下简文残断尤为严重，研究者未明乎此，每每臆指今本后半部分文字对应于简文某句，都嫌牵强。今本中最关键的“圣人知天道吉凶……故知祸福之门”诸句，丁原植先生将其补排在第 0765 简与第 0834 简之间^⑦，较他家附会之举为有见，惜亦无法读通。残简经重新联缀为：“未生者可闻而知也，成刑者可见而知也。故圣

者闻未生，知者见成〔刑〕。”我们发现，其最后一句“知者（今本此处加一“先”字）见成刑”在今本中是“故知祸福之门”的前提，在简本中也不应是论证的结果。所以此下当有：“闻未生故知祸福所生，见成刑故知祸福之门”，文义始足。即，简本原为三层六句，今本省略了第一层，又合并第二层和第三层，更为言简意赅，但论证的思路却不如原来清晰。这是今本惯用的窜改手法，如简本：“是以圣王执一者，见小也；无为者（0593），〔守静〕也。见小故能成其大功，守静（0908）〔故能为天〕下正……（0775）”，今本改为：“执一者，见小也，见小故能成其大也；无为者，守静也，守静故能为天下正。”今本章末数句，则从“祸福”又回归到“圣知”本身，前后呼应，恐怕也应是简本原有文字。

比较简本与今本的论述结构，有一明显的区别，今本是援“圣智”作论，简本是解释何为“圣智”。简本提出“闻而知之，圣也；见而知之，知也”后，先以闻、见祸福作解，继以“闻未生”、“见成刑”释闻、见祸福之故，最后把圣知之说深化为“闻未生，圣也；见成刑，知也”，层层递进，结构谨严。传世本在第一个“圣人”前增一“故”字，导致逻辑混乱。尤其把“圣者闻未生”窜改为“圣人知天道吉凶”，使得后面的“闻未生”颇显突兀，其思想也有了重要的变化。

二

关于此章的思想，邢文博士曾作专文予以讨论，读来颇受启发，不过他的下述基本说法可能是值得商榷的^⑧：

“圣”、“知”之说，多见于马王堆所出帛书文献。如《经法·道法》有：“至正者静，至静者圣。无私者知，至知者为天下稽。”但这与《文子》所论颇有距离。《文子》所论，是可以与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本卷后所附佚书《五行》对看的。

众所周知，《经法》是黄老道家的代表作品，《五行》则属于儒家思孟学派，文子作为道家之一派，其圣知之说果真远离道家而与儒家相近吗？

马王堆帛书《五行》以及近年新公布的郭店楚简《五行》^⑨，确实贯穿着“圣”、“知”之说。竹帛的经文主要有两段文字排列位置不同，但其文句大同小异，帛书还有释经的说文。这里主要过录帛书经、说关于“圣”、“知”的重要论述，以与《文子》圣知之说略作比较。

知之思也长，[长]则得，得则不忘，不忘则明，明则[见贤人，见贤人则玉色，玉色]则刑，刑则知。圣之思也轻，轻则刑，刑则不忘，不忘则聪，聪则闻君子道，闻君子道则王言，王言则[刑，刑则]圣（182~184行，阙文据简书补）。

未尝闻君子道，谓之不聪；未尝见贤[人]，谓之不明；闻君子道而不知其君子道也，谓之不圣；见贤人而不知其有德也，谓之不知。见而知之，知也；闻而知之，圣也。……闻君子道，聪也；闻而知之，圣也。圣人知天道。知而行之，圣也（195~198行）。

很明显，“见而知之，知也；闻而知之，圣也”表面上看与《文子》的提法相同，圣、知的基本意义，即圣为耳闻之聪，知为目见之明，也与《文子》无殊。但两者的相同之处仅限于此。《文子》的圣、知，所闻见的泛指各种“未生者”、“成刑者”，并无特殊的内涵。而《五行》的圣、知是指“闻君子道”、“见贤人”，并且只有既闻听到道之存在又透彻地悟知道之本体，才能是所谓的“圣”；只有既识别出贤人又洞见贤人所涵之德，才能是所谓的“知”。圣、知都是“君子之德”，也就是说，君子必有“中心之知”、“中心之圣”，“知刑于内谓之德之行”，“圣刑于内谓之德之行”（171~175行）。邢文博士认为，《五行》的圣知之说，是作为

仁义礼智圣这一“五行”学说的组成部分出现的，而“在《文子》中，圣知之论基本停留在其本义的讨论。这当然容易使我们想到《文子》‘圣智’之说的早出。”这是很精当的。但他又说，此处“圣人知天道”与《文子》“圣人知天道吉凶”的提法“是完全相合的”，“两部古书关于‘圣’的思想，有着紧密的联系，很可能是一源之流的结果。”^⑮则是直接用今本《文子》的文字来解释简本的思想。根据上文的复原，此句本应作“圣者闻未生”，今本当是后人用《五行》思想窜改《文子》的结果。即便如此，有时仅靠窜改个别字句，未必真能把另一家的思想移植进来。今本《文子》的这句话，因为前后没有相应于《五行》的对“圣”、“知”的其他解释，“天道”仍只有更接近于道家的那种纯粹自然、自然规律的观念，看不出儒家天道观念中那种道德价值本原的意义。更重要的区别在于，《五行》从修养论的角度谈人道与天道、善与德的关系，严格区别圣天、知人，这在无论简本还是今本《文子》中都绝无踪迹。请看《五行》下述文句：

德之行，五和谓之德；四行和，谓之善。善，人道也；德，天道也。（173行）

金声而玉振之，有德者也。金声，善也；玉言，圣也。善，人道也；德，[天]道[也]。（187—188行）

[闻]而知之，圣也。闻之而[遂]知天之道也，是圣矣。圣人知天之道，道者所道也。（279—280行）

圣始天，知始人；圣为崇，知为广。（244行）

“四行和”指仁义礼智之和而言，“五和”则指仁义礼智圣五行之和而言。四行和为善，即今人所说的道德境界，为人道；五行和为德，是一种即道德而超越道德的天人合一境界，为天道。李景林博士说：“《五行》篇言四行、五行，其内在意义在于说明天道与人道之关系。同时，天道与人道之区别，就人格成就言，则可以圣和知括之。”^⑯马王堆帛书《老子》甲本卷后又有一篇，学者

称《四行》或《德圣》，也说：“圣，天知也。知人道曰知，知天道曰圣”（254行），正是直接继承了《五行》的思想。已有许多学者指出，《五行》即荀子所批评的思孟五行说，其圣知之说直接来源于《中庸》的：“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”^⑦而《文子》的圣知之说与之不同，没有受其影响的痕迹。

此外，有学者说：“在《大戴礼》中对‘圣知’也多有讨论，其意颇近《文子》”，“因此把《文子》看成汉初著作更为合适”^⑧。仅就其所引来看，《大戴礼记》所谓“圣，知之华也”、“上贤而贵德，则圣智在位”，似乎已受到思孟五行说的影响。《礼察篇》评论殷周之事、秦王之政时所说的“闻”、“见”，借自春秋三世之说，与《文子》“闻未生”、“见成刑”更不搭边。其说尤不可信。

我们认为，《文子》圣知之说是道家关于祸福之道的学说。道家的经典著作《老子》虽有“绝圣弃智”之论（19章），但近年公布的郭店简本实作“绝智弃辩”，研究者认为今本出于后人的窜改，“‘绝圣弃智’、‘绝仁弃义’似是庄子前后流行的”^⑨。那么其所针对的当为思孟五行的圣智之论。《老子》确实反对“以智治国”，但理由是“民之难治以其智多”（65章），可见反对的是民智；常常提及“圣人”，都持肯定态度，这说明其总体上与《文子》的圣知之说并不矛盾。更重要的是，从《老子》的名言“祸兮福之所倚，福兮祸之所伏”（58章），足以推知其对祸福问题之重视；“为之于未有，治之于未乱”（64章），与“闻未生”、“见成刑”之意相通。所以《老子》仍应视作《文子》圣知之说的源头之一。《管子》一书，汉人列入道家，其《小问篇》记载管仲对齐桓公说：“夷吾闻之：圣人先知无形。今已有形而后知之，臣非圣也。”我们认为这是春秋以来口耳相传而由战国时人追记下来的，应为《文子》圣知之说的又一来源。出于稷下道家的所谓“《管子》四篇”和《枢言篇》与圣知之说也多有相通之处，则可能因受《黄帝四经》的影响，兹不详述。《孙臆兵法》多处谈论“将军之智”，又说

“兵不能见祸福于未形，不知备者也”。^②这是圣知之说在兵法上的应用，由此也可以说明其产生应该较早。

但与《文子》圣知之说联系最为密切的还是马王堆帛书《黄帝四经》。如上文所述，邢文博士曾引《经法》中的一句，并认为“与《文子》所论颇有距离”。在那篇文章的最后一段，他又引用了两句，且说“只有少许字面上与意义上的相关”。对此我们不敢苟同，请看《黄帝四经》的论述：

祸福同道，莫知其所从生。见知之道，唯虚无有……至正者静，至静者圣。无私者知，至知者为天下稽。（《经法·道法》）

死而复生，以祸为福，孰知其极。反索之无刑，故知祸福之所从生。（同上）

至神之极，[见]知不惑。（《经法·论》）

故执道者之观于天下也，必审观事之所始起，审其刑名……乃定祸福死生存亡之所在。（《经法·论约》）

神明者，见知之稽也……莫能见知，故有逆成，物乃下生，故有逆刑，祸及其身……循名究理之所之，是必为福，非必为灾……唯公无私，见知不惑。（《经法·名理》）

唯圣人能察无刑，能听无[声]。（《道原》）

这里的圣、知，是指能洞见“盛而衰，极而反”的规律，并按照这一规律来行事。其中根本不见君子贤人、善与德、圣天知人的影子，所以与思孟五行的圣知之论肯定是不同的思想体系。相反，《文子》的论述与其有两点极为相似：一是从总体上看，它们讨论圣知都是为了“知祸福之所从生”，“知祸福之门”。二是具体提法相似，“闻未生”不就是“能察无刑，能听无声”、“反索之无刑”吗？“见成刑”不就是“见知不惑”、“审观事之所始起”吗？所不同的是帛书的论述更为繁复，也更加深刻，而且引进了虚静、无私、名理等概念。这说明《黄帝四经》吸收了《文子》的圣知之

说，并作了重要的发展。

综上所述，简本《文子·圣知章》所论述的是道家关于祸福之道的学说，它来源于《老子》、《管子》，后经《黄帝四经》加以发展，产生更大的影响。思孟五行说只不过借用了道家“闻而知之，圣也；见而知之，知也”的提法，其思想倾向则完全不同。

注：

①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简整理小组《定州西汉中山怀王墓竹简〈文子〉释文》，《文物》1995年第12期。

②王利器：《文子疏义》卷五，中华书局2000年，229页。

③王慕湘、张固也：《也谈〈文子〉竹简本与传世本的关系》，《古籍研究》2002年第2期。

④⑨李缙云：《〈文子·道德篇〉传世本与八角廊竹简校勘记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8辑，三联书店2000年。

⑤⑩⑫丁原植：《竹简〈文子〉哲学思想探析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8辑。

⑥李学勤：《试论八角廊简〈文子〉》，《文物》1996年第1期。

⑦⑱邢文：《八角廊简〈文子·圣知〉探论》，《学术集林》第10辑，上海远东出版社1998年。

⑧参池田知久：《郭店楚简〈五行〉研究》，《郭店简与儒学研究》（《中国哲学》第21辑），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。

⑪⑬⑮邢文：《八角廊简〈文子〉与帛书〈五行〉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18辑。

⑭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：《马王堆汉墓帛书（壹）》，文物出版社1980年。荆门市博物馆《郭店楚墓竹简》，文物出版社1998年。

⑯李景林：《教养的本原》，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，第123页。

⑰《礼记·中庸》，《十三经注疏》本，第1635页。

⑱张丰乾：《柳宗元以来的〈文子〉研究述评》，《国学研究》第7卷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。

⑲丁四新：《郭店楚墓竹简思想研究》，东方出版社2000年，第61页。

⑳银雀山汉墓竹简《孙臧兵法》，文物出版社1975年，第104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吉林大学文学院古籍所